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四年五月壬寅朔詔孟饗景靈宮令平江府温州  
守臣分詣其後福州潮州准此 朝奉郎劉蒙為浙西

江東制置司隨軍轉運使蒙建議於浙西民間預借秋

料苗米許之

此據今年五月壬子沈與求奏狀  
修入與求乞寢此令其從違當考

顯謨

閣直學士翟汝文既告老至是有詔召汝文而言者奏

其慢上廢法且卯翼皆蔡京不可用命遂寢

癸卯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張汝舟特遷一官初  
上過明州汝舟應奉簡儉粗能給足至台州而守臣直  
顯謨閣晁汝為儲峙豐備論者以為擾民乞行賞罷以  
示好惡及是進呈范宗尹曰若黜汝為則盧知原宋輝  
皆當貶矣臣觀近歲宰相一罷則凡經遷擢者悉皆擯  
斥目為其黨不復進用遂分彼此更相憎嫉上曰朝廷  
人材豈有易相一切進退

按此句上下  
文疑有脫誤

第以簡儉褒汝

舟則好惡自明如汝為輩不必皆黜乃進汝舟一官其實宗尹陰佑汝為故有此論

甲辰參知政事權樞密院事范宗尹為通議大夫守尚

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

日歷宗尹麻內兼帶

知樞密院事而王堂制草無之按宰相兼樞在六月甲戌日歷恐誤

時江北荆湖諸路盜益

起大者至數萬人據有州郡朝廷力不能制盜所不能

至者則以土豪潰將或攝官守之皆羈縻而已

按諸路鎮撫使

桑仲李成孔彥舟薛慶皆起於羣盜翟興劉位皆土豪李彥先郭仲威皆潰將吳翊趙霖馮長寧皆攝官朝廷

及大臣出使所除惟趙立陳規解潛岳飛范之才而已

宗尹以為此皆烏合之衆

急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以漸制乃言於上曰昔太祖受命收藩鎮之權天下無事百有五十年可謂良法然國家多難四方帥守事力單寡束手而莫知所出此法之弊也今日救弊之道當稍復藩鎮之法亦不盡行之天下且裂河南江北數十州為之少與之地而專付以權擇人久任以屏王室羣臣多以為不可宗尹曰今諸郡為盜據者以十數

則藩鎮之勢駸駸成矣曷若朝廷為之使恩有所歸上  
決意行之遂以為相宗尹時年三十三自漢唐及國朝  
宰相未有如是之年少者故事命相必進三秩至是宗  
尹纔遷二官蓋汪藻再失之

乙已起復承務郎張斛言淮南兩路見有歸正人守官  
或寄居者慮人情猜忌妄生事端望量移入以南州軍

各令自言願往何州居止從之

斛已見二年三月辛卯

時給事中

兼直學士院汪藻亦言自東晉以來中原失據故江南

北僑立州郡納其流亡之人比金人入犯多驅兩河之  
民列之行陣號為簽軍彼其劫質以來蓋非得已今年  
建康鎮江為將臣所招遁歸者無慮萬人此其情可見  
莫若用六朝僑寓法分浙西諸縣皆以兩河州郡名之  
假如金壇謂之南相州許相州之人皆就金壇而居其  
它類此俟其入犯徐以其職招之彼既知所居各有定  
處粗成井邑父兄骨肉親戚故舊皆在亦何為而不歸  
我哉况浙西州縣昨經殺戮之後戶絕必多如今有司

籍定田產頃畝以僑寓之人計口而給俟稍安居料其  
丁壯教以戰陣皆精兵也必爭先用命永無潰散與夫  
從彼驅擄反為我敵者其利害豈止相萬哉

藻疏不得其時因斛

見 疏附

丙午集英殿修撰主管亳州明道宮鄭僑年添差通判  
宣州僑年億年弟也以其家流落為請故特命之已而  
言者以為故事未有以論撰之職而佐藩州乃降充直

秘閣



丁未詔越州投拜官已放罷人令吏部並與何人差遣

先是有詔貸浙東官吏降賊之罪

正月丙辰

按此詔在正月丙辰原本作

五月誤今據前文改正

而知越州傅崧卿復奏罷之

三月

左司諫

黎確論其本脅從又言國家失信可惜故有是命是

日金左副元帥宗維與諸將分往山後草地避暑先是

大同尹高慶裔自東平還雲中言推戴劉豫之意宗維

復令慶裔馳至東平問豫可否豫陽推張孝純宗維報

曰戴爾者河南萬姓推孝純者獨爾一人難以一人之

情而阻萬姓之願爾當就位我當以孝純輔爾其議遂  
決宗維與右監軍希尹右都監耶律伊都同之白水泊  
避暑於是右副元帥宗輔之儒州望雲縣之望國崖左  
監軍昌留居濰州而完顏宗弼自江南還屯六合縣

戊申濠州土豪王惟忠自韭山寨率衆歸於節制軍馬  
劉位惟忠鍾離人先是軍興詔許軍民自保惟忠乃據  
韭山為寨壘石為城周圍四里民之願依者凡萬餘人  
屢與羣盜戰金人以孫興知濠州

三年十一月

十屬縣皆聽興

偽命惟忠獨不從至是棄山寨歸於招信縣位以惟忠為左軍統領

己酉權知光州吳翊奏東京陷又奏杜充在南京受劉豫節制庚戌上謂輔臣曰朕待充至厚胡為乃爾王絢曰陛下去秋若不相充無知之俗至今必以為恨彼自失節國家何傷焉 詔三省樞密院官輪修時政記以同班奏事故草舊制也

辛亥上謂大臣曰從班人極少卿等當共議務取其實

不厭多也今乘輿服御悉從簡儉除一省郎未至甚費  
苟得其人其利博矣范宗尹曰用人之法須擇可為執  
政者方除從官可為從官者方除省郎則選精而真材  
出上曰善武畧大夫閣門宣贊舍人江東宣撫司前  
軍統制王德為武顯大夫忠州刺史錄斬劉文舜之功  
也 是日朝請郎直龍圖閣統領赤心隊軍馬劉晏及  
戚方戰於宣州死之初宣州圍急朝廷命統領官巨師  
古統兵三千人自平江往援又命晏自常州以所部赴

之晏始至城下未安營壘乘賊不意自城南轉城西直趣城北以擣方之帳方大驚退走晏恃勇欲生致方乃單騎追之賊見官軍不多乃自駱駝山設伏以斷其歸路方率親隨迎戰晏力不能敵退還至天寧寺前馬陷淖不可出橋左有伏賊以鈎槍搭晏晏猶手殺數十人以無援而被害師古踵至連戰不勝遂引衆入城事聞贈晏龍圖閣待制官其四子為立廟曰義烈歲時祀之壬子徽猷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盧法原為吏部尚書戶

部侍郎葉份試戶部尚書

熊克小歷葉份除尚書在三月今從日歷

龍圖閣

直學士知洪州胡直孺試刑部尚書徽猷閣學士知泉

州謝克家試工部尚書時法原始離蜀

法原明年十一月士子奉祠

克家前自台州入為尚書未幾去至是范宗尹再引用

之中書舍人綦密禮試尚書吏部侍郎給事中汪藻

試兵部侍郎仍兼直學士院時從官隨駕者惟密禮及

藻兩人它在道未至也尋又詔密禮兼直學士院

日歷已已

密禮兼權直學士院按此月二十三日甲子分鎮詔書係密禮所草不應除命乃在其後疑是十八日已未降

昔而日歷誤繫之二  
十八日也今且附此

中書舍人李正民右諫議大夫富

直柔徽猷閣待制李擢並試給事中徽猷閣待制席益

胡交修並試中書舍人太常少卿陳戩充徽猷閣待

制兼侍講左司諫黎確試右諫議大夫監察御史吳

表臣守右正言直龍圖閣辛炳為起居舍人直龍圖

閣解習為太常少卿

王明清揮麈後錄靖康中有解習者東州人為郎於朝未嘗與人接

談敵騎南犯西北關帥守時相以其謹厚不泄謂沉鷲有謀遂除直龍圖閣知河中府竟沒於難世人以饒舌撥禍者多而習乃以鉗口喪軀昔所未聞也按史習以靖康元年六月自右司員外郎除直龍圖閣知河陽自

後不見除目而當年十一月河陽之陷守臣燕瑛出奔則死難非習也明清錄蓋誤

宣教郎陳

與義守尚書兵部員外郎與義希亮曾孫

希亮眉山人嘉祐太常少

卿宣和末常為符寶郎坐王黼累斥去至是再召朝

奉大夫添差通判衢州侯延慶行尚書都官員外郎

是日金人焚建康府掠人民擄財物執李柷陳邦光自

靜安渡宣化而去時完顏宗弼屯六合縣敵之輜重自

瓜步口舳艫相銜至六合不絕建康城中悉為煨燼柷道

死宗弼以邦光歸於劉豫淮南宣撫司右軍統制岳飛聞



敵去以所部邀擊於靜安勝之飛還屯溧陽後軍統制  
劉經欲殺飛而併其軍飛誘經殺之初金人既渡江淮  
東猶無警安撫使直寶文閣張鎮尚守揚州節制濠州  
軍馬劉位領衆在橫山軍中惟飲博而已逮金人據六  
合於是真州為羣賊所擾不可居守臣王冠率軍民渡  
江駐於溧水溧陽之間敵又入真州而揚州亦不可守  
張鎮乃棄揚州敵在建康凡半年自采石至和州道路  
往來不絕宗弼既犯浙西和州粗留兵戍守然無一官

軍乘虛至城下者水軍統制邵青屯竹篠港諜知建康敵騎絕少欲引兵入之會青為牛所傷瘡甚遂不能行有都團陳德結衆欲殺金人部勒已定前期為其徒所告德舉家被害兵馬都監金沔死之岳飛之擊敵於靜安也通直郎權通判建康府錢需糾率鄉兵邀敵之後

遂從飛入城因權府事

此時建康守臣諸書皆不見日歷紹興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已

亥右奉議郎主管江州太平觀錢需狀朝廷委在建康首尾四年糾率鄉兵掩殺敵衆隨岳飛收復本府而需權府實及三月任滿已替之後不期與李光不足遂蒙奏劾送提刑司體究大理寺看詳係蓄人退後入城約

法作上書詐不實該恩原免奉聖旨與改正以建康知府題名考之趙璩八月四日到任需所稱權府實及三月當是五月初間故繫於此日歷紹興二年六月十日李光申通判錢需七月十一日成資逆數其到官當在今年七月未知此時為何官故且云權通判俟考時寶文閣直學士權邦彥方

持喪詔起復故官知建康府邦彥不能行

邦彥知建康不見除目五

月十四日降旨趣行今因敵去建康附見

夜有赤雲亘天其中白氣貫之

犯北斗及紫微由東南而散殿中侍御史沈與求言此天愛陛下出變以示警也願陛下隨宜措置略修宗廟陵寢之祀多遣親信之臣迎護柔德帝姬還宮及取越

王之子使奉朝請擇謹畏儒臣教之又天子所在謂之  
朝廷今號令出於四方者多矣盡假便宜即同聖旨然  
其大者度州一朝廷秦州一朝廷號令之極至為詔矣  
願條約便宜事件度其緩急特罷行之申節張浚等止  
降指揮勿為詔令防守者國家之大計也願採酌羣臣  
之議擇其便利斷自聖心汲汲行之論相者天子之職  
也願以所屬意之臣親御宸翰禱於天地占而用之仍  
舉行開寶故事使參知政事得與宰相輪日知印又論

劉光世軍名及罷浙西預借苗米置諸軍功罪簿等事

詔三省以次施行

劉光世軍名見六月丁丑浙西預借米已見此月壬寅功罪簿見此月戊

午今但舉其畧與求所言越王之  
子乃崔紹祖明年十月戊子行遣

癸丑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張守參知政事守

既秉政范宗尹語之曰今日國勢政如人之疾病沉痼

方篤稍施駛藥立有傾仆之患要使施設有序勿遽勿

亟當相與戮力啓沃上前廣言路拔賢才節財用惜名

器抑僥倖左右彌縫庶乎其可也 御史中丞趙鼎為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御營副使自黃潛善  
呂頤浩繼相凡兵政悉隸御營使司事權既分又再經  
大變文移紛亂至是樞密未置長而同知院事周望在  
臨安昀始檢故事舉行以正西府之體 監察御史張  
延壽守殿中侍御史 詔戶部賜韓世忠白金三萬兩  
為犒軍之用 言者以朝班多闕請命臺諫及左右司  
郎官已上各薦士二人仍令執政同擇在外侍從雖在謫  
籍別無大過而政事才學實可用者廣行召擢以備獻

納論思之職從之於是范宗尹為政多引用靖康圍城得

罪之人故言者以為請

此恐是黎確  
建言當考

甲寅金人陷定遠縣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保寧軍承  
宣使節制淮南軍馬閻勅為所執初山東盜起濮州人  
史康民因迎神會有繖扇儀從之物藉以為資遂擁衆  
作亂轉至淮南往來於淮泗間有張文孝者在其軍中  
後畔康民殺康民父母自為一軍勅之節制淮南也自  
山陽渡淮至泗州文孝出城迎拜勅甚喜與文孝偕至

招信縣節制軍馬劉位禦之文孝戰不勝與劾往濠州  
屯於黃連阜文孝名為迎劾實挾劾也是時康民屯於  
韭山文孝往攻濠州康民乘虛掩黃連阜破其寨邀劾  
以歸屯於定遠縣劾猶以節制之職傳檄河南諸郡敵  
將周企在壽春偽知濠州孫興以告企遣其將趙壽統  
兵自渦口渡淮是日入西門康民出兵迎敵大敗而歸  
壽已自北門入執劾而去是役也康民幾死使臣趙宏  
救之得免宏湯陰射士也初為岳飛部曲劾從飛假之



勅至南京金人欲降之不可欲以為京東安撫使又不

可敵怒敲殺之訃聞贈檢校少保昭化軍節度使謚壯

節

此據趙姓之遺史增修遺史但云金人周太師據日歷今年十二月癸未壽春府所奏即漢兒周企也奏

稱四月內濠州告急而遺史勅之死在五月十三日甲寅相去不遠今從遺史又云執勅者亳州大太師而奏稱北人趙壽到定遠縣見陣壽即大太師亦未可知疑不能明也

是日統制官巨師

古與戚方戰於宣州城下方三戰三敗遂引去宣州受圍凡二十有九日方既去城之東壁摧裂者數十丈

乙卯參知政事王絢充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

侍讀絢力丐免上雅重絢御筆除絢資政殿學士范宗尹進呈上曰絢嘗為朕宮寮事朕始終如一不欲令遽去故有此除宗尹曰故事已嘗任資殿而除執政若不以罪去則必進職名乃以絢為大學士 朝奉郎趙霖知和州始完顏宗弼既渡江和人共推兵馬都監武德大夫宋昌祚權領州事率軍民固守建敵北歸復圍之禁軍左指揮使鄭立亦拳勇忠憤共激士卒晝夜備禦不少怠闕數日宗弼親督衆攻城軍士胡廣伏城東北

角發強弩射之中其左臂宗弼大怒登時擊破之

此據龔相

記歷陽死

昌祚與權通判州事奉議郎唐景歷陽令嘗

譽司戶參軍徐兢歷陽尉成忠郎邵元通皆死譙樓上

敵裂其尸以徇時士多不降潰圍而出保州之西麻湖

水寨推鄉人一二豪者為統領霖時在江東間闕赴難

軍民言於朝故命為守後贈昌祚三官錄其二子景兢

元通皆推恩有差霖嘗為直徽猷閣坐賊廢

龔相記歷陽死事云

朝廷即除趙霖滁和州鎮撫使賈直清知和州張孝祥記龔揖死事亦同按史趙霖實領和州無為軍而滁州

乃劉位所領又賈直清以紹興二年二月癸酉自起復  
右宣教郎新江東安撫大使司準備差遣用霖奏通判和  
州相考祥皆土人所記宜不  
謬不知何以與日歷不合  
三省奏探報金人渡江

盡絕詔新知建康府權邦彥疾速入城撫定軍民邦彥  
卒不行

丙辰尚書吏部侍郎高衛充顯謨閣待制知虔州衛從  
行宮在虔故就命為守 是日荆南安撫使解潛始至

枝江

據潛紹興三年六月乞除代狀云建  
炎四年五月十五日到任故繫於此

丁巳詔劉光世移軍捕戚方 初朝廷聞登萊多積粟

會沿淮水陸捉殺使李彥先自東海縣遣使至行在先

入海事見三年正月

范宗尹欲委彥先用海舟轉輸以助軍食輔

臣進呈宗尹慮舟為金人所得上曰此非所慮但登萊

道梗今既未能優卹反責其輸粟於理未安遂止輔臣

退曰聖慮高遠非羣臣所及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聖人之於民將有以勞之必

先有以佚之將有以取之必先有以予之則民不怨澤未浹而賦斂無厭豈所謂勞來安定之術哉艱難以來

山東道梗太上皇帝慨然念德澤之不及撫恤之未能其心未嘗不欲固結東民以圖恢復之效而大臣慮不

及遠乃欲轉輸登萊之粟以助軍宜聖意之所不取也

是日楊勅引兵犯松溪

縣界為民兵所拒不得入還犯婺州迫處州守臣右朝  
請大夫兼管內安撫使梁頤吉募能說賊者布衣章雲  
就應命遇於荆坑賊許諾既至城下官軍掩至賊以為  
賣已遂殺雲就入其郭頤吉遁去頤吉燾子雲就麗水  
人也

處州守臣兼管內安撫諸書不載今以紹興  
六年七月九日頤吉乞改正過名狀修入

戊午殿中侍御史沈與求試侍御史 詔復置權尚書

六曹侍郎如元祐故事位太中大夫上請給事中書舍  
人告謝日即賜三品服滿二年為真補外者除待制未

滿除修撰時宰相范宗尹建言自崇寧罷權侍郎之後庶官進用有不可任以給舍者則正除侍郎超躡太甚請復舊制以待資淺新進之人故有是命 詔樞密院以功罪簿授諸將隨事即書之師還日繳申本院不得續添以草冒濫用沈與求奏也 初上在明州諸班直為亂既誅為首者遂廢其班事見三年十一月壬午及還會稽乃命御前中軍統制辛永宗更選兵三百人直殿巖然皆烏合之衆至是趙鼎因奏事言陛下初即位議復祖宗

之政至今未行一二而祖宗於兵政最為留意熙寧變  
舊章獨不敢議蓋自藝祖踐祚與趙普講明利害著為  
令典萬世守之不可失也昨明州班直緣訴事紛亂非  
其本謀乃盡廢之是因噎而廢食今諸將各總重兵不  
諫三衙則兵政已壞獨衛兵彷彿舊制亦掃蕩不存是祖  
宗之法廢於陛下之手臣甚惜之仁宗時親事官謀不  
軌直入禁廷幾成大禍既獲而誅不復窮治未聞盡棄  
之也上悟尋復舊制

熊克小歷云宰執奏事趙鼎留身  
云云按閤門令執政官不許留身



或是鼎因曲謝而奏  
此也今削去二字

庚申故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趙野追復資政殿學士  
右諫議大夫黎確奏野為杜彥所殺且言野在宣和間  
不受贈遺門無雜賓乞加褒贈詔用確言仍官其二子

確嘗為野所薦論者非之

此據紹興二年三月  
沈與求劾疏增入

辛酉詔侍從臺諫並赴都堂集議分鎮利害

壬戌詔行在職事官及釐務官子弟並赴國子監別試  
直龍圖閣知宣州李光以守禦之勞陞右文殿修撰

癸亥朝奉大夫陳楠提點福建路刑獄公事楠嘗為尚書郎以學行稱范宗尹奏今所除用多儒生欲兼用才吏以備緩急使令故不留楠行在上曰才吏亦不可無但勿令太多前呂頤浩當國純用掊尅之吏如變賣度

牒計置錢物雖有寬恤之名而實皆掊尅也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

曰甚哉掊尅之吏之為斯民害也蓋其處心積慮惟在於損下益上凡可以取於民者雖剝膚槌髓無所不為而民之咨怨初不遑恤之人也其可加之斯民之上乎

右文殿修撰知常州周

杞罷敵之入犯也杞棄城走至是言者論其苛虐浙西

制置使韓世忠亦奏杞殘刻害民乃罷之仍奪其職

詔河南北陝西淮南流寓士人許於所在州附試每二十人解一人仍召文臣二員委保結除名罪所保毋得過二人用都官員外郎侯延慶請也 太尉御營副使

劉光世言臣獨立寡與不善奉人杜充當權求一節制即能殺人遂因申明軍事頻觸其怒幸陛下保容而大臣切齒恨臣未嘗一日忘念含沙射影尚能殺人况當路大權生死在手臣不容無懼病軀晚景何以堪任伏

望斷自睿志令臣守本官致仕詔不許

光世此疏似指呂頤浩言之然

此時頤浩罷相已近一月未知光世何時所上當考

甲子詔曰周建侯邦四國有藩垣之助唐分藩鎮北邊無蕃馬之虞永惟涼眇之資履此艱難之運遠巡南國久隔中原蓋因豪傑之徒各奠方隅之守是用考古之制權時之宜斷自荆淮接於畿甸豈獨植藩籬於江表蓋將崇屏翰於京都欲隆鎮撫之名為輟按廉之使有民有社得專制於境中足食足兵聽專征於閩外若轉

移其財用與廢置其屬僚理或應聞事無待報惟龍光之所被既並享於終身苟功烈之克彰當永傳於後裔尚賴連衡之力共輸夾輔之忠詔詞直學士院綦室禮所草也先是范宗尹言從官集議分鎮事宜請以京畿淮南湖北京東西地方並分為鎮除茶鹽之利國計所繫合歸朝廷置官提舉外它監司並罷上供財賦權免三年餘令帥臣移用管內州縣官許辟置知通令帥臣具名奏差朝廷審量除授遇軍興聽從便宜其帥臣不因

朝廷召擢更不除代如能捍禦外寇顯立大功當議特許世襲始宗尹等議即令世襲上曰未湏爾輔臣奏江北殘破若不許世襲恐不能死守上曰便令世襲恐太重俟其保守無虞然後許之宗尹曰當如聖訓臣等慮

所不及

呂中大事記自范宗尹裂諸侯為鎮撫使而李成敗於犯江浙桑仲敢於窺蜀紹興以來雖李

成推破張用招安李允文草面而孔彥舟據鄂馬友據潭范汝為據建州楊么據重湖曹成李宏在湖南江西之間鄧慶龔富剽掠南雄英韶諸郡而內郡之民皆盜矣 侍御史沈與求等共劾

同知樞密院淮南兩浙宣撫使周望脫身先遁致失蘇

杭詔望以本官提舉江州太平觀其親兵隸御營前軍  
統制王璣先是上與輔臣言及望張守曰三吳之人恨  
不食其肉上曰此不可全罪望乃朕不知人之過既而  
言者不已乃降望為秘書少監分司衡州居住 詔軍  
民殺耕牛者抵死 朝散大夫直秘閣通判楚州賈敦  
詩除名連州編管坐嘗欲為書降敵為守臣趙立所按  
也

乙丑武畧大夫忠州刺史閣門宣贊舍人知河南府充

京西北路制置使翟興為河南府孟汝唐州鎮撫使兼知河南府時河南已為敵所據興寓治伊陽山寨右武大夫忠州刺史知楚州兼管內安撫使趙立為楚泗州漣水軍鎮撫使兼知楚州時完顏宗弼自六合歸屯於楚州之九里徑欲斷立糧道立又大破之先是劉豫在東平遣立故人葛進等賫書誘立令貢稅賦立大怒不撤封斬之已而又遣沂州舉人劉偲持旗榜招立具言金人大軍且至必屠一城生聚立令將出就戮偲大



呼曰公非吾故人乎立曰吾知忠義為國豈問故人耶  
趣令纏以油布焚死市中且表其旗榜於朝由是忠義  
之聲傾天下遠邇嚮風下之 淮南兩浙宣撫使司統  
制軍馬權知滁州劉位為滁濠州鎮撫使兼知滁州時  
滁州為賊張文孝所據而敵將孫興在濠州位猶與其  
徒居橫山寨已而敵將之在壽春者召興還北將校朱  
式率軍民請兵馬都監李玠權知州事玠用司戶參軍  
江洵武謀囚投拜官張宗望及偽知州陳浩然於獄復

用建炎年號以洵武權通判 朝奉郎知和州趙霖為  
和州無為軍鎮撫使兼知和州宣教郎權知光州吳翊  
為光黃州鎮撫使兼知光州仍賜三品服 右武大夫  
忠州防禦使李成引衆在舒州即以成為舒蘄鎮撫使  
兼知舒州成雖受朝命稱兵如故 沿淮水陸都捉殺  
使李彥仙在東海縣即以彥仙為海州淮陽軍鎮撫使  
兼知海州先是秉義郎馬士宗僑居海州金人使持檄  
書招彥仙投拜彥仙執士宗以聞前一日詔士宗除名

編管韶州而彥仙有此命 拱衛大夫福州觀察使知  
高郵軍薛慶為承州天長軍鎮撫使兼知承州始議以  
慶兼領二軍而名不稱乃陞高郵軍為承州以泰州興  
化縣隸之慶故為盜時嘗掠於通泰及作守則重稅往  
來民甚怨之承楚相距有樊梁等三湖綿三百里水賊  
張榮往來其中榮梁山漵取魚人聚衆梁山漵有舟數  
百嘗劫金人杜充為東京留守假榮官至武功大夫忠  
州刺史軍中號為張敵萬金人之陷揚州也榮乘間以

舟師自清河而下滿舟皆載糧食駐於鼉潭湖積芟為城以泥傅之漸有衆萬餘慶與榮通和承州賦輸皆得達而立不與之通賦入路絕由是楚州乏食 朝奉郎盧

伸監行在都進奏院自軍興此官久廢至是始除之

日歷 紹興

二年閏四月十五日湖州奏編管人前朝奉郎盧伸該元年九月大禮赦乞量移而不見事日進奏院題名建炎四年盧伸紹興二年徐立之而亦不載伸除罷日月按伸建炎三年隨崔縱北使逃歸為烏珠持嫚書至明州行在後來不知坐何事編置今併附此俟考 是日楊勅破松溪縣權南劍

州林仲堪聞之焚其庫藏棄城而去

丙寅入內東頭供奉官梁邦彥還所寄資為武節大夫  
秀州刺史入內侍省押班

戊辰統制官岳飛獻靜安金人之俘上呼入譯問得女  
真八人磔之餘漢兒分隸諸軍上因謂大臣曰金人頗  
能言二聖動靜云今在韓州及皇后宮人皆無恙上感  
動不憚久之 三省言江道遼遠緩急恐失機會欲分  
江東西為三帥鄂州路領岳筠夔州南安軍江州  
路領洪撫信州興國南昌臨江建昌軍池州路領建康

府太平饒宣徽州廣德軍並為安撫使從之先是浙西帥府移治鎮江故范宗尹請置安撫使於鄂與江池謂建康本帥治緣近鎮江而去江州千四百里獨池在其間若置帥於此則沿江道里甚均三帥相去各七百里然池陽僻陋乃置江東大帥而建康重地反為支郡隸

之議者不以為是

紹興元年正月戊申八月庚辰又改

詔諸路帥臣見

帶制置使及諸州守臣帶管內安撫使者並罷 初命

廣西提舉峒丁李棧即邕州置使買馬

建炎三年

棧募人入

大理國得效用董文等十二人厚畀之鹽綵使至其國  
善闡府求市大理王許之至是械奏江西道不通乞自  
廣西入閩中赴行在許之既而大理遣其臣張羅賢以

千騎至橫山寨會械罷歸事遂寢

紹興三年四月戊申復通

修職

郎蔣安義進武校尉張大任坐受敵命知明州下吏當  
死上特宥之安義除名瓊州牢城大任黥隸嶺外

己巳詔御前中軍差充禁衛親兵三百四十八人並改

刺皇城親從司五指揮用趙鼎請也

八月癸酉又刺

布衣程

康國上書論分鎮十事其一言四鄰有警令即應援上  
謂大臣曰此意雖出於布衣若朝廷行之人豈知其為  
布衣之言張守曰使人知其出於布衣之言乃朝廷美  
事也遂批旨行下

庚午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知金州王彥為右武大夫  
初張浚自房陵西歸以京西盜賊坌起而金州為蜀之  
後門乃以彥知金州兼金均房州安撫使時永興軍路  
部將似達與其徒四百人謀殺將官張順不克亡去引



衆犯金州彥拒之於黃崗嶺生獲之浚承旨授彥橫行  
言於朝詔補正

是月遣朝請郎權吏部員外郎李元裕往湖南起發上

貢錢物

此以紹興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元裕家乞恩澤狀修入日歷蓋無有也

宣撫處

置使張浚承制以端明殿學士知利州充本路安撫使

張深提舉亳州明道宮中大夫新知荆南府張上行知

興元府朝散郎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韓迪知夔州仍

並兼本路安撫使夔路置帥利路帥移治興元皆自此

始迪仁壽人也初浚之入蜀也朝議大夫王庶以失守  
得罪即前途迎見之浚以為參議官與偕行庶賊以母

喪去至是桑仲頗窺興元而上行未至浚度諸將亡可用

乃起庶故官知興元府兼利路安撫使

庶附傳知興元在紹興元年而

晁公邁作庶傳載庶兩知興元一在富平前一在富平後皆不得其月日按利州知州題名張深罷帥在建炎

四年五月而新守鮮于繪不領帥事當是以桑仲故移帥司於興元也日歷九月十一日庚戌張浚奏移利州

路於興元府置司張上行移知興元府張深提舉亳州明道官有旨並依二十三日壬戌張上行特授依前官

職知秦州蓋興元帥臣先除上行而後除庶但庶旋以論事不合而去故不復奏事耳興元帥守題名記起自

紹興元年蓋無可考迪除夔帥未知在何時然浚以迪與上行同章奏上則亦必在此月故牽聯書之

劉超據荆南府分衆犯峽州武經郎荆南府兵馬鈐轄

渠成與戰為所殺後贈武功大夫

紹興元年六月甲戌贈官

先是張

浚往川陝留統制官潘某一軍屯鄂州潘為部下彭筠

所殺筠乃與超合遣筠犯復州所過無不殘滅於是超

欲取鼎澧以窺湖南二廣張用自蘄陽趨壽春至舒

城縣遂屯中軍其餘軍皆分屯四布時和州以東金人

往來野無所掠乃採草木葉及凡動活之物得即啗之

人皆困乏 潰將崔增陷譙湖水寨增磁州人初隸永  
州防禦使閻瑾軍瑾棄泗州諸軍皆潰增走壽春境上  
聚衆至是自濠州轉往巢縣得數小舟遂直攻水寨寨  
有舟數十皆淮西富民大賈不能拒悉為增所有增掠  
其金銀子女盡選強壯以充軍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十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十三金人地名考證

伊都

原書作餘覩  
誤改見卷一

烏珠

原書作兀木  
誤改見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十四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四年六月辛未朔詔侍從臺諫三衙諸軍統制並赴都堂集議駐蹕事宜先是言者論今車駕所至雖未能據形勝占上游如古者建國之制而官吏兵衛頗衆其積粟聚財之計必有成謀然後六飛可以順動歲且六月矣似不宜緩伏望內裁之聖心外參之衆議早賜



處分使百司各舉其職以待巡幸故有是命議者又謂  
比年防秋未嘗不召羣臣咨以計畫迄無定論况事有  
幾微難於徧曉而積粟聚財屯兵拒守事節至繁非可  
以立談判頃刻聚議未必精詳望令各以所見條畫利  
害限三日實封投進詔令赴都堂集議有未盡者許實  
封以聞後詔在甲戌通直郎万俟詠者工小詞嘗為大晟  
府製撰得官至是因所親携書入禁中乞進官二等上  
覽而擲之

壬申權通判建康府錢需言捕敵兵一名執政名問自言涿州人上曰此吾民也止令諸軍使令不可殺也若女真則不可留

癸酉合江南兩路轉運為一司以直秘閣李與權為都轉運使降授宣教郎朱異承議郎張匯並為判官 責授秘書少監分司衡州居住周望再責昭化軍節度副使連州安置用侍御史沈與求再疏也徽猷閣待制胡舜陟坐嘗為參謀官與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湯東

野皆奪職望竟卒于貶所時饒信魔賊未平與求奏顯

謨閣直學士知饒州連南夫直秘閣知信州陳机殘擾

害民以致生變机坐免官而南夫貶秩机豫子也

豫已見元

年四月  
戊寅

徽猷閣待制何志同坐父子誤國降充集英

殿修撰

朝請大夫知處州梁頤吉罷坐寇至棄城也

既而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按頤吉多取帥臣供給頤

吉坐除名

甲戌以宰相范宗尹兼知樞密院事罷御營使議者以

為宰相之職無所不統本朝沿五代之制政事分為兩  
府兵權付於樞密比年又置御營使是政出於三也望  
罷御營司以兵權歸之密院而宰相兼知凡軍額有關  
並申樞密院增補不得非時招收仍用符以遣發庶幾  
可以收兵柄一賞罰節財用於是罷御營使及官屬而  
以其事歸樞密院為機速房焉自慶歷後宰相不兼樞  
密者八十餘年其復兼蓋自此始

紹興二十六年五月  
壬寅罷兼樞密院二

十九年九月甲  
午又罷機速房

先是御營司有激賞庫專充軍書發言奏

間探之用凡銀五百兩錢千緡為一料畫旨取之暨司  
廢庫存隸于三省出納浸廣矣 言者論江北之民誓

不從敵自為寨柵羣聚以守者甚衆望訓以恩意有功  
者推恩從之 詔初除執政官正謝日賜衣帶鞍馬如

故事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張汝舟直顯謨閣

知明州汝舟乞奉祠改主管江州太平觀

日歷止書直顯謨閣張汝

舟知明州不繫前街都司題名汝舟奉祠在七月當考

直秘閣蘇遲為中書門下

省檢正諸房公事

遲之除日歷不書檢正題名在今年八月按七月十二日汪伯彥等德音

是遲當御則必非八月始除也今因張汝舟補郡附見  
按此注原本多脫誤今以七月十二日甲寅事參考

改正監察御史萬格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始除檢詳

官也

格之除日歷不載密院官屬題名在此月而御史  
臺題名書此月除右司蓋格除檢詳未久遂轉都

司故題名略言耳格遷右司在此月壬辰其除檢詳不  
見本日因檢正官除罷附書之俟考按此註原本多

脫誤今以此月二十二  
日壬辰事參考改正

乙亥詔趣武信軍承宣使提舉亳州明道宮辛興宗統  
押所募秦鳳諸州良家子赴行在先是張浚以興宗為  
秦帥其後見孫渥才優即以渥代之故命興宗赴闕既

而浚復以興宗知瀘州

興宗知瀘州史不見其贈官制云初煩上隴之後遽為渡瀘之

行今併附此

詔六品以上官及初改京官並給告身朝官

以上給勅初授官人給綾紙用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綦室禮請也自渡江惟侍臣賜告其後稍及帖職遇郡至是漸復之

丁丑太尉御營副使劉光世充御前巡衛軍都統制光世所領部曲既無所隸因號太尉兵侍御史沈與求論其非宜會御營司廢乃以巡衛名其軍除光世都統制

集英殿修撰宣撫處置使司參議軍事劉子羽充徽猷閣待制直秘閣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王以寧陞直顯謨閣本司官屬吏士自建康從張浚入蜀者並遷一官資以其遠役故也 是日戚方犯湖州安吉縣統制官巨師古與戰亡其卒千餘人詔浙西江東制置使張俊往捕之仍命統制官岳飛聽俊節制

戊寅詔御前五軍改為神武軍御營五軍改為神武副軍其將佐並屬樞密院 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李陵



復為中書舍人陵入對首上奏曰臣觀今日國勢危如  
綴旒敵國盛強盜賊充斥人所共憂者姑置未論事有  
深可慮者四尚可恃者一大駕時巡未有駐蹕之地賢  
人遠遁皆無經世之心兵柄分於下而將不和政權去  
於上而主益弱所恃以僅存者人心未厭而已前年議  
渡江人以為可朝廷以為不可故諱言南渡而降詔回  
鑿去年議幸蜀人以為不可朝廷以為可故弛備江淮  
而經營關陝以今觀之孰得孰失張浚出為宣撫處置

使不過欲迎陛下耳金人長驅深入吳越至今尚在淮  
甸曾無一騎入援王室設或當時侵犯屬車之塵縱能  
提兵問大臣罪如苗劉時事亦何及維揚之變朝廷不  
及知而功歸於宦寺錢塘之變朝廷不能救而功歸於  
將帥是致陛下信任此曹有輕朝士之心黃潛善好自  
用而不能用人呂頤浩知使能而不知任賢自張確許  
景衡飲恨而死劉豫杜充相繼颺去凡知幾自重者往  
往卷懷退縮矣今天下不可謂無兵若劉光世韓世忠

張俊者各率諸將同心而謀協力而行何所往而不克然兵柄既分其情易睽各招亡命以張軍勢各効小勞以報主恩勝不相遜敗不相救大敵一至人自為謀其能成功哉君臣之間義同一體廟堂出命百官承稟知有陛下不知有大臣大臣在外事涉形迹其可作威福以自便乎周望在浙西人能言之張浚在陝右無敢言者夫區處軍事恐失機會便宜可也乃若自降詔書得無竊命之嫌耶官吏責以辦事便宜可也若安置從臣

得無忌器之嫌耶以至賜姓氏改寺額事類此者無與  
治亂待報何損是浚在外傷於太專雖陛下待之不疑  
臣恐自陝以西不知有陛下矣三代之得天下者得其  
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民墜塗炭無甚於今日發掘  
邱墓焚燒屋廬六親不能相保而戴宋惟舊實祖宗德  
澤在人心者未厭也所望以中興惟此一事耳然人心  
無常固亦難保陛下宜有以結之今欲薄歛以裕民財  
而用度方闕今欲輕徭以紓民力而師旅方興罪已之

詔屢降憂民之言屢聞丁寧切至終莫之信蓋動民以  
行不以言臣意陛下舉事當人心服自足以結之也爵  
當賢祿當功刑當罪施設注措無不當於理天下不心  
悅而誠服者未之有也臣願陛下以其所當慮者使一  
二大臣謀之無偏聽無自賢無畏強禦無徇私昵處之  
得其當則人心服人心服則盜賊將自息而外患亦可  
圖矣 起復寶文閣直學士新知建康府權邦彥為淮  
南等路制置發運使 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胡

舜陟知臨安府直龍圖閣知越州傅崧卿移知婺州直  
秘閣添差兩浙轉運副使陳師錫知越州 是日滁濠  
鎮撫使劉位為張文孝所殺前一日位引兵入滁州克  
之文孝遁去詰旦文孝以其衆復至城下位即引兵迎  
敵位逢兵衆數百以為己之兵也乃指揮殺賊而所逢  
者賊兵也位覺之欲急戰為賊所殺權知州事苟某與  
州縣官皆散走事聞詔其子武德郎閣門宣贊舍人知  
泗州綱起復滁濠州鎮撫使贈位武功大夫忠州防禦

使後為立祠名剛烈

位贈官史不載此  
據季陵外制附入

已卯詔南班宗婦為子孫食祿者並加賜總麻親錢八

千米三斛春冬帛各十有四匹綿八十兩袒免親錢米

減三之一綿帛並減半 詔廣東轉運司募使臣押糧

舟自海道至福州交納

此據紹興元年十月十九日保  
義郎翁桌等乞轉官狀修入狀

稱六月初九日已降指揮故附于此但紹興二年四月  
九日都省劄子稱建炎四年六月二十四日降指揮令  
廣東轉運司糴米十五萬石乃在此指  
揮後半月不知何故當求它書詳考

罷臨安府守

臣兼浙西同安撫使以防秋在近欲責任之專故也

庚辰命宰臣范宗尹提舉詳定重修勅令參知政事張  
守同提舉先是有詔以嘉祐政和勅令格式對修成書  
至是始設官置局命大理寺及見在勅局官就兼詳定  
刑定等官仍召人言編勅利害踰年乃成

會要置詳定  
重修勅令所

在此月七日今因  
命提舉官併入此

祕閣修撰知德安府陳規為德安

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兼知德安府仍賜三品服規在  
郡四年屢破羣盜傍郡皆失守惟德安一城獨存識者  
偉其能然嚴刑重斂世或以此疵焉時復州為盜彭筠



所據規遣兵逐之以部將祖適知復州 武翼大夫康

州團練使解潛為荆南府歸峽州荆門公安軍鎮撫使

兼知荆南府潛自謫籍中為張浚所用言于朝遂復官

而有是命時荆南殘破不可居潛寓治峽之宜都 直

龍圖閣程昌寓為鼎澧鎮撫使兼知鼎州仍賜三品服

鍾相之敗其黨楊華楊太等聚衆于龍陽相雖敗而華

等恃水出沒未已也太年幼楚人謂幼為么故以么目

之先是昌寓以李允文之命權湖北安撫使會解潛且

至昌寓引所部之鼎澧間撫諭使馮康國以羣盜方盛  
奏留昌寓鼎州故有是命 京西南路轉運副使陳求  
道為襄陽府鄧州鎮撫使兼知襄陽府仍賜三品  
服朝廷未知程千秋敗亡詔千秋以所統兵屬求道坐  
不措置鹽事張浚用便宜責求道單州團練副使安置  
忠州而朝廷未知也 京西南路轉運副使范之才起  
復金均房州鎮撫使兼知均州仍賜三品服時王彥已  
戍金州而均房二州為桑仲所破守臣李倫清韋知幾

皆遁之才不能之鎮而卒

日歷紹興二年九月甲申倫清以朝散郎奏差知廣安軍

二年八月壬辰右朝奉大夫前知均州李倫清狀建炎三年五月准敕差知均州八月五日到任至紹興元年

八月五日滿三考所有到任任滿各轉一官酬賞已蒙宣撫司出給轉兩官劄子有旨令換給摠此則建炎四

年倫清尚在任而王彥行狀乃云倫清奔竄蓋蜀去朝廷遠故倫清得以冒賞也知幾本王夔部曲已見建炎

元年十二月癸酉 彥鎮金州斂民倍常比屬縣莫敢抗漢陰令

任城晁公休獨不用其令彥召至州囚欲殺之公休不

為屈彥亦弗敢害也宣撫處置使張浚聞其能召為糧

料官

晁公休事摠晁公翹所作墓誌云爾不得其年因書王彥戍金州且附見此

朝請郎

直秘閣知淮寧府馮長寧

長寧初見二年二月丙子

為淮寧順昌府

蔡州鎮撫使兼知淮寧府仍賜三品服長寧自言招集

忠義軍十餘萬大破敵兵故有是命自軍興以來蜀

綱之應輸內藏及內東門司者皆不至中書門下省以

為言詔宣撫司督促赴行在是日和州進士龔楫率

民丁襲金人于新塘為所殺時和州無為軍鎮撫使趙

霖雖已受命然寓治水寨未入城水寨之衆乘間出掠

敵營完顏宗弼乃遣偏師築堡新塘以遏絕濡須之路

楫率二千人襲之入其營獲敵兵數百所掠男女盡縱之楫歸道遇敵救大至其衆多赴水死楫為敵所得戟手大罵不絕敵鬻割之時年二十二霖上其事于朝有司以楫率衆無所受命而格楫原孫也

原故兵部侍郎

敵之得

歷陽也有士人蔣子春者平日教授鄉里敵見其人物秀整喜欲命之以官子春怒罵為所殺

辛巳用宰相范宗尹請申命有司討論崇觀以來監賞凡脩書營繕應奉開河免夫獄空之類凡十有八項皆

釐正之自越州駐蹕以來已收使人令吏部改正拘收

付身毀抹

三省奏今具濫賞名色下項脩蓋神霄宮推恩轉官減年應緣奉安等轉官減年除編修

敕令格式及修國史推恩外應緣修書轉官減年應禮制等局所得轉官減年西城所措置田土及應緣木所恩例轉官減年應奉有勞轉官減年祇應有勞轉官減年修蓋宣德樓集英殿及叔造宮院池苑艮嶽及內外應干營造轉官減年之類催促燕山府路免夫錢糧一時推賞轉官減年進奉御前物色轉官減年駕幸省宅等處轉官減年催促五局木植并顏色轉官減年之類應緣開河部夫及應副錢糧稍草之類轉官減年應開封府大理寺赴辦獄空推恩轉官減年應緣修築舊城轉官減年應上件濫賞名色所得占射差遣之類應主管臣察御書閣所得轉官減年詔上件濫賞名色今後並更不許收使按此事建炎二年十月丙子已降指揮

審量其後中輟故云申命  
但元旨不如是之詳耳

詔以度僧牒百賜河南鎮

撫使翟興為祭告諸陵之用 右正言吳表臣論近世

不以縣令為重故為令者政多苟簡而民受其弊願擇  
可用之人必先使為縣令顧其才誠可用則必有善政  
以惠斯民縱或不能亦必強勉為善以期它日之獲用  
矣夫天下者積諸縣而為之者也縣令皆得其人天下  
豈有不治輔臣進呈上曰祖宗謹守資格必兩任縣令  
以至守倅然後內為郎外為監司又擇其賢者然後為

侍從范宗尹曰大凡進用不必甚驟久於其職然後究知利病而奔競之風息上因言朕進用大臣固已考覈人才參稽公論而亦令術者論其命如卿等命朕皆知之蓋恐蹇薄之人難與共功名也 楚州鎮撫使趙立引兵攻金人孫村浦寨不克而還

壬午執政奏以朝散郎主管亳州明道宮潘良貴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公事上曰良貴頃為諫官與袁植皆勸朕誅殺祖宗以來未嘗戮近臣故好生之德信于天下



若此必失人心趙鼎曰諫諍之職尤不可以此導人主

熊克小歷執政擬前淮東提舉官潘良貴為湖南提刑按史良貴宣和七年二月提舉淮東茶鹽靖康元年召還九月丁丑送吏部建炎元年五月除左司諫六月改工部員外郎罷去克所云誤也蓋日歷載張守對上語有云良貴頃為淮東提舉常平頗以風力有聞而克遂以為前銜不細考其履歷耳 權知汝州

蕪京西南路招捉副使王俊為右武大夫康州防禦使  
充河東路招捉使俊自言捍寇有勞不欲受翟興節制  
乞兩河差遣以自效故也

癸未召劉光世赴行在

趙姓之遺史八月壬申劉光世來朝蓋誤

朝請郎

主管江州太平觀吳說為福建路轉運判官說自言在  
明受間嘗上執政書論主上未正位號必召天下之變  
乞早賜裁決鄭毅嘗獎其忠故有是命

乙酉成忠郎趙令佟乞說降戚方詔赴張俊軍前計議

令佟燕懿王後榮孝公世程孫也

燕王生同安王惟正  
惟正生馮翊侯從謙

從謙生  
世程

詔皇兄右監門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安時

權主奉益王祭祀先是安時請襲封事下禮官禮官以  
安時非嫡遂不許自仁宗以來諸王後各以一人襲封

至渡江始廢 尚書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汪藻言  
東南遭戎馬之禍生靈塗炭城郭邱墟而國家迫於養  
兵征斂未息重以羣盜竊發官軍所至焚殘無以制之  
今欲卹民莫大於去貪殘之吏祖宗時吏犯賊者無大  
小皆棄市故人重犯法官曹為清今縱未能舉祖宗之  
典姑擇其一二大者真決黥配以戒其餘仍令臺諫官  
以上歲舉郡守一人保其終身如後姦賊與之同罪不  
得以自首原免而郡守監司於部內有賊吏不聞朝廷

而為佗人所劾者罪亦如之庶幾斯民漸被實惠疏奏

詔坐條申明行下其後卒施行如藻請

八月丙戌指揮蓋為此也

詔見責降人曾任宰執侍從官令檢正都司取索條具  
大臣帶職武臣觀察使管軍已上令刑部疾速檢舉並  
限一月盡絕毋令漏落以言者有請也自是宣靖執政  
及圍城明受偽命之人悉皆收叙矣

丙戌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呂頤  
浩為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太尉御前巡衛軍

都統制劉光世為兩浙路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觀文  
殿學士新除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朱勝非為江州  
路安撫大使兼知江州於是三省請自今帥臣官二品  
以上者即除安撫大使繫階如鎮撫使例以示區別從  
之先是奉化賊蔣璉乘亂為變願浩為所劫在其軍中  
上以願浩故赦而招之至是復有此命且令樞密院遣  
使臣賚告就賜所至州守臣敦請上道直秘閣知池  
州李彥卿移知宣州兩浙宣撫司統制官郭仲威為

真揚鎮撫使兼知揚州初仲威在平江縱所部擾民朝廷令浙西江東制置使張俊來治其罪仲威覺之引兵走興化縣欲犯鎮江朝廷聞之因有是命仲威至揚州其參議官林獻可代伶人為口號司理參軍楊庶戲之曰何不云路不拾遺獻可怒以告仲威執庶及伶人斬之士人無不重足而立

丁亥詔分鎮州軍因獲賊及守禦有功人不以分鎮前後令鎮撫使一面定賞內應補轉官資者申尚書省給

降付身

此據紹興四年二月十二日程昌寓  
為崔嗣義乞轉官狀增入日歷無之

戊子詔遣使撫諭邵青戚方以所部赴行在時方引兵犯安吉縣之上鄉浙西江東制置使張俊以兵討之或言上鄉路狹不可行兵俊乃遣其將王再興招之會統制官岳飛追襲其後方無路進退始詣俊乞降方上兵簿有馬六百匹所獻金玉珠珍不可計至行在日與中貴人捕博不勝取黑漆如馬蹄者用火燻去皆黃金也以償博負每博不下數枚詔遷方武翼大夫以其軍六

千人隸王瓌軍後因以方為裨將時人為之語曰要高官受招安

己丑樞密院進呈劉光世所獲敵人并簽軍狀參知政事張守曰光世謂簽軍不宜留蓋知吾山川險易他日叛亡恐為敵人鄉道上曰此皆吾民也不幸陷於敵驅質而來豈其得已守曰若分置軍伍中每隊留一二人豈能遽叛上以為然

庚寅詔浙西制置使韓世忠以所部赴行在



辛卯大理寺奏魔賊王宗石等款狀上曰此皆愚民無  
知自抵大戮朕思貴溪兩時間二十萬人無辜就死不  
勝痛傷乃誅宗石等二十六人於越州市其餘皆釋之  
先是浙西江東制置使張俊以全軍討饒信妖盜太尉  
劉光世因命統制官王德靳賽總兵會之獲王念經德  
等凡屠兩縣所殺不可勝計

王德獲王念經未見本月  
日日歷紹興三年四月戊

戊胡蒙奏秀州上兵聞富詐冒王承宣本軍建炎四年  
三月二十六日饒州殺賊功賞補官按王承宣即王璣

恐與此事相關  
當求它書參考

上聞之不樂故有此諭

王宗石當  
即念經也

詔

荆南鎮撫使鮮潛措置計備巡幸一行事務

壬辰侍御史沈與求言今日矯枉太過盡循資格賢愚同滯輔臣進呈范宗尹曰苟有豪傑之士自可不次擢用若未得其人不得不謹守資格上曰使有豪傑之士雖自布衣擢為輔相可也前古固多但本朝未有耳今士大夫並進若未能考詳其實不若姑守資格 詔夔路監司帥臣歸峽州守臣拘收係官舟船以備巡幸尚書左司郎中韓肖胄權工部侍郎監察御史林之平

為尚書右司負外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萬格為右  
司負外郎 徽猷閣待制趙蒙知建康府 通直郎鄧  
根知秀州周望之為宣撫使也以根攝守事至是用邦  
人請而命之 初山東之陷其士人多不降有滄州人  
李齊聚眾沙門島密州人徐文聚眾靈山寺萊州人范  
溫聚眾福島會河北忠義人護送宗室士幹泛海南歸  
大劫之至是文自稱忠訓郎權密州都巡檢使其副宋  
穩自稱忠翊郎權兵馬監押請以所部五千人海舟百

五十泛海來歸詔各進一官赴行在士幹岐獻簡王子

也

趙姓之遺史云文授武經大夫閣門宣贊舍人摠史二人七月癸卯各轉一官姓之蓋誤也遺史又云士

幹下大理寺併刺面配廣南後不知所終此事於史不見今且附此元符詔旨士幹政和八年四月除右千牛衛大將軍未知此時為何官李齊范溫紹興元年五月丙辰所書可參考

是日知六安軍

邊某殺金人所屯軍三百遂棄城而去其徒因縱焚掠市井一空

甲午直祕閣京西南路提點刑獄公事權沿江措置副使李允文知鄂州兼主管本路安撫司公事先是允文

以宣撫處置使司之命權本司參謀官湖北察訪使節制軍馬招捉賊盜允文既以所部移屯而諸盜曹成馬友之徒頗為之用故允文得以自恣及沿江除三大帥

而鄂帥就用允文由是允文益橫

日歷紹興六年五月十三日量移人滕膺

狀准刑部告示膺未勒停前係鄂岳辰沅州鎮撫使李允文下參謀官念膺不曾充李允文下參謀官乞改正按諸書允文未嘗除鎮撫使又鄂岳非分鎮地分不知刑部何以云然當考

中書門下奏

行在仰食者衆倉廩不豐請委諸路漕臣及秋成和糴詔廣東糴十五萬斛福建十萬斛並儲之漳泉福州浙

西以銀十萬兩錢十萬緡糴之儲於華亭縣浙東以銀  
十萬兩糴之儲於越温台州應屬郡非茶鹽及朝廷寄  
椿錢皆許為糴本諸統兵官非有制書而擅取及所在  
州擅予之者皆從軍法 置樞密院幹辦官四員以本  
院言自罷御營司別無官屬故也 初和安大夫開州  
團練使致仕王繼先繼先初見三  
年閏八月以覃恩特換武功大  
夫落致仕給事中富直柔奏繼先以伎術雜流而易前  
班則自此轉行更無拘礙深恐將帥解體上覽奏諭輔

臣曰朕於言無不從但頃冒海氣繼先診視實有竒效可特令書讀直柔再奏外議謂醫官用藥有功自當於本色官遷之武功大夫昔之皇城使也惟有戰功歷邊任負材武者乃遷無是三者雖入仕日久不以輕授伏望陛下思名器不可假人之意特加愛惜以塞亂源是日進呈上曰繼先初未嘗有請出自朕意直柔能抗論

不撓朕當屈意從之命遂寢

七月癸卯繼先除防禦使中興聖政史臣曰以一

人臨天下其勢常信不以一己之私勝天下之公則其義當屈聖人不恃其信者而嘗畏其當屈者此所以立

於無過之地也

乙未劉光世言今來充浙西安撫大使是為控制一路不獨治鎮江一府而止若使但守鎮江則與列郡太守同為守土之臣緩急別郡有警言不可離任望別除鎮江守臣專主民事光世專充安撫大使隨宜從便置司時光世慮敵過江故預擇便地上覺其意乃詔光世許增辟通判餘不行 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傅墨卿卒



丁酉郭仲威遣兵犯鎮江詔統制官岳飛以所部擊之  
初趙令歲之死事也或詆其降敵朝奉郎宣撫處置  
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孫偉移書張浚白其忠偉又言知  
分寧縣陳敏識拒敵有功請除知洪州浚承制贈令歲  
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建分寧縣為義寧軍進敏識二  
官使守之時已贈令歲次對而敏識亦遷官浚蓋未知  
是日奏至詔不許偉江陵人也

戊戌宣教郎杜嵩送廣州居住嵩充子也時以御營使

司主管機宜文字在衡州李允文拘之言於朝乃有是命

己亥封才人張氏為婕妤和義夫人吳氏為才人吳氏  
開封人時年十六自上即位以來嬪御未備及是潘賢  
妃從隆祐皇太后在虔州後宮近侍者惟二人而已故  
封之 朝散郎江躋為監察御史躋入見論天變事甚  
悉上以其有史學它日謂大臣曰今士大夫知史學者  
幾人此皆王安石以經義設科之弊范宗尹曰安石學

術本不至是由蔡京兄弟以紹述之說敷行被蔓浸失其意然自非卓然特立之士鮮不為誤上深以為然躋

開化人也

上語在六月癸卯

尚書祠部員外郎章傑為福建

路轉運判官 是月起居郎葉三省以直龍圖閣奉祠

日歷不見後省題名在紹興元年六月恐誤按今年七月洪擬為起居郎今移附此

資政殿大

學士陳過庭薨于燕山年六十後謚忠肅

紹興元年四月己巳贈官

蘄州兵馬鈐轄韓世清乞以所部衛柔福帝姬赴行

在上不許世清乃屯于徽州之黟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十五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四年秋七月

按是月  
辛丑朔

癸卯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

乞依宣撫處置使司例合隨宜措置事並從便宜詔除

臨陣出奇或事干機會許施行外餘並稟朝旨

光世此  
請日歷

不載今以紹興元年十月  
戊寅兵部狀修入

詔諸州守臣自軍興以來得便

宜指揮者並罷

和安大夫開州團練使致仕王繼先

為榮州防禦使落致仕以覃恩特遷也先是有詔雜流

遇覃恩勿遷遙郡至是以命繼先

富直柔奏靖康建炎之初吏部皆嘗申明

武功大夫雜流伎術官遇覃恩許與不許轉行有旨不許轉行遙郡止令回授此事不見于日歷今併附見

中書舍人季陵草制畧曰勉思藝諫毋忘藥言戒于驕

淫保此休寵 斬神武前軍統領官胡仁參于越州市

宣教郎袁潭除名韶州編管坐與李鄴同謀投拜又擅

殺兩浙提點刑獄王翱故也尋詔以翱死事贈朝請大

夫官其家三人既而言者以為翱嘗降敵比敵兵之去

遂以印付翱不當褒贈范宗尹主之卒贈翱一官錄其

子云

翱初贈官在九月乙卯改命在明年三月己亥今併書之

責授建寧軍節度

副使李邦彥卒于桂州

甲辰執政奏以朝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洪道為

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司參謀官上曰不可是又欲與呂

頤浩同官趙鼎曰頤浩之來尚遲今先令洪道往池州

措置防江上曰此固無害但議者謂頤浩多引用山東

之人故不欲遣且頤浩身為宰相當收攬天下人材盡



為我用獨私鄉曲非公道也先是中書舍人季陵入對言強敵之患已無寧歲焚劫殺戮幾徧天下夏則北去秋則南牧往年休士馬于燕山次年移于河北次年移于京東今寓淮甸無復去意患在朝夕可謂急矣張浚提兵以赴公安劉光世提兵以赴鎮江亟召亟遣事尚可及若呂頤浩既去朱勝非未來使七月受命八月之鎮九月弓勁馬肥敵人向南兵不素練糧不素積又不設險何以禦之臣願陛下急與大臣謀先遣馬軍先儲

運漕更擇賢副先為經畫以待其來不然雖位望崇重  
號前宰相無益也今日注意將相非為安危實為存亡  
朝謀夕行當如拯溺豈可不惜分陰哉至是遂命洪道  
趣之池州權管本州及安撫司事以統制官張浚李貴  
王進王渙所部合四千人隸本州撥四將人兵諸軍權  
在此月壬戌聽節制洪道請用便宜指揮許之

乙巳詔婺衢信饒州豫蓄錢糧以備巡幸

丙午詔閩越商賈常載重貨往山東販賣令沿海諸州

禁止

丁未太尉奉國軍節度使浙西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  
劉光世為集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安世遷延不  
之鎮右諫議大夫黎確奏光世不念兩朝大恩乃欲豫  
擇便地自求暇佚中外憤之願趣就塗前一日詔以章  
示光世仍加使相以遣之光世以父名為嫌乃換武寧  
之節貼麻改命

戊申詔臣僚至都堂自正一品外佗並在執政之下著

為令為劉光世也武經大夫榮州團練使權湖南馬步

軍副總管孔彥舟以捕鍾相功真拜利州觀察使充辰

沅靖州鎮撫使兼知辰州

王明清揮塵第三錄云方務德守荆南有寓客張默者魏

公之族子出乃翁所記建炎荆州遺事一編孔彥舟領眾十餘萬破荆南城時朝廷方經理敵兵未暇討捕張

單騎入城說諭彥舟使之效順又令討鍾相許以成功入川從宣撫司保奏求賞彥舟出師一戰而勝張遂令

彥舟具立功人姓名及歸降文字與彥舟心腹數人俱入蜀至夔又說降劇賊劉超未及宣撫司數舍道遇族

兄攬金不得乃見魏公言張三受賊賂甚厚其謀變詐不可信魏公然之張正令彥舟屯荆南彈壓鍾相餘黨

魏公悉不從令往黃州屯駐其徒皆不樂遂率眾渡淮降金按彥舟以建炎四年二月受傳雲檄討鍾相三月

獲之七月拜利州觀察使知辰州尋改除鼎澧鎮撫使  
彥舟為馬友所逐引兵之江西紹興元年秋除蘄黃鎮  
撫使實代李成二年夏權邦彥入樞府彥舟聞之乃叛  
去降偽齊以本末考之彥舟賞功及除命皆出朝廷與  
宣司別無干涉况賞典已不薄又距其叛去蓋  
踰二年俱與張所記不合此蓋其飾說今不取

宣撫

處置使張浚獻金一萬兩以上令浚措置財用赴行在  
故也

辛亥詔遣官措置海道 軍賊楊勅自稱武功大夫忠  
州團練使都統制軍馬受劉光世招安光世以聞詔放  
罪時勅已聚衆三千人復犯永春縣乃命統制官李捧

速往捕之

遣李在七月已未

承議郎范正與直秘閣正與純

仁子也在劉光世軍中累年故有是命

壬子朝散郎張綱為尚書司勳員外郎綱金壇人也

癸丑故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王時雍許歸墓先是范

宗尹用赦量移徐秉哲吳玠莫儔王紹王及之胡思等

諸人故其家以為請

林泉野記范宗尹量移王時雍徐秉哲等皆不聞奏議者譏其不公

按史不見秉哲等移放月日而時雍家陳乞狀云同時得罪之人皆已生還鄉里則其移放必在此前今因書時雍事

崔增既破譙湖水寨有大小舟數百遂犯太

平州圍其城守臣郭偉盡力禦之荻港巡檢王宗射中  
增之中軍將劉順賊少却偉引兵下城與戰賊乃解圍  
然亦未退

甲寅詔汪伯彥張澂錢伯彥邵溥並許便居以檢正都  
司檢舉也初伯彥等三人以散官永峽州安置而澂分  
司居衡州至是用德音皆復之 詔總領四川財賦舉  
官如陝西轉運使例用張浚請也

乙卯劉光世言平江去大江不遠其利害不在鎮江之

下乞移大使司于平江府遣本軍練歷統制官一員以重兵屯鎮江與光世相為犄角詔不許宣撫處置使張浚請宗室非常犯贓私罪者許具脚色申本司赴四路轉運司注擬從之自熙寧劄制宗室不許調川陝官至是宗室避難入蜀者多故浚以為請是日二帝自

韓州移居五國城五國城者在金國所都西樓之東北千里金人將立劉豫乃請二帝徙居之

臣謹按北狩行錄云庚戌中元

遷五國城乙卯十五日也故附於此日

時越王保鄂王楷已薨

靖康皇族數云二王



薨于韓州烏登路都統錫庫者以金人之命減去隨行宗室

官吏上皇力懇之不從乃召諭之曰卿等相隨而來憂樂固當同之但事屬它人無如之何言訖泣下皆相與號呼而出于是宗室仲晷等五百餘人皆移居臨潢府而內侍黎安國等數百人在遼東從二帝者惟晉康郡王孝騫和義郡王有奕等六人而已有奕吳榮穆王子也上皇之在五國城也其貝勒赫伯之通事慶格詐傳赫伯之意求北珠上皇予之它日事覺欲殺慶格遣人

質其實上皇曰初無此事恐復誤傳北人聞之皆以手

加額

已上並據北狩行錄靖康皇族數參修

初敵之挾天屬以往也右監

門衛大將軍吉州團練使士跋得間遁去居邢州至是

結約土豪將舉事為人所告捕至京師戮之後贈保寧

軍節度使謚忠果士跋濮王魯孫也

此以乾道會要增據其子所陳乃

今年事不得其月日故附見二帝東徙之後竝考

丙辰戶部尚書葉份充龍圖閣直學士知泉州時侍御

史沈與求論份嘗受張邦昌偽命在圍城中賈宗室女

為妾份不自辯力求去上命執政召至都堂諭旨既而大理劾治買妾之人乃葉三省也與求上䟽待罪詔釋之浙西江東制置使張俊收本路諸將王民魯珏劉琬戚方之軍合萬有一千人赴行在詔以方軍隸神武前軍餘軍分隸統制官李捧陳思恭張俊

丁巳申命元祐黨人子孫經所在自陳盡還應得恩數時言者論陛下即位已來凡三因赦令欲復元祐臣僚及上書停廢人官職恩數日月不為不久然其間德望

之偉如呂公著范純仁皆未盡追復生存如李積中尚  
未改正况其他乎盖朝廷嘗令有司條具而不限以月  
日故至於遷延嘗令州郡照驗文書保明然其告敕未  
必皆存故至於沮格嘗令子孫詣公車自陳然其子孫  
或湮微貧乏故未能自列此其所以久而未復也臣愚  
以謂元祐之宰執侍從大率多賢其德行事業皆在人  
耳目其元任官職易以追考又其餘官若程顥鄭俠孔  
平仲司馬康江公望孫諤張庭堅龔夬晁補之黃庭堅

呂希純歐陽棐張耒商倚畢仲勝王鞏李格非王回范  
正平李積中皆其姓名官職章章可見臣愚欲乞特降  
親筆應元祐宰執侍從前項程頤等並與盡復官職贈  
謚盡還致仕遺表恩例其間德行之不顯職業之無聞  
如葉祖洽輩量復官職可也自靖康初稍復元祐諸臣  
官職或錄用其子孫然輕重不倫且未能徧及故議者  
數以為請時方多故亦未克舉行焉 詔浙西制置使  
韓世忠浙西江東制置使張浚並罷以本路安撫大使

劉光世言兵火凋敝之餘不任三處節制呼索故也

戊午中書舍人李陵試尚書戶部侍郎武功大夫新  
肇慶府兵馬鈐轄魯訥罷訥初以貢獻得官後忤梁師  
成為廣南轉運使鄭良所劾以多藏寶貨服用擬乘輿  
得旨令良究實良即以兵圍其家其弟誼坐拒捕誅死  
訥亦配海島靖康末復舊官及是上憐其無辜諭輔臣  
而有此授訥猶上書乞郡不已言者謂訥因請託得之  
上曰朕何嘗有此遂罷其命詔加封吳將甘寧為昭

毅武寧靈顯王寧有祠在興國軍之富池以劉光世有請也

己未詔明越州禁山東游手之來販糴者時海密諸州米麥貴踴明州進士林秉德言積粟之家利其高價皆傾廩以鬻之正恐因緣為姦以泄中國之機又且耗吾國計以資寇糧不可不慮乃命禁止焉 初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京西制置使王以寧為桑仲所逼以所部走潭州以寧以本司便宜之命節制湖南軍馬更易全

郡守臣科歛無度官吏有被誅者民甚苦之至是以寧  
言欲赴朝奏事而病未能行請以所部于岳鄂潭州聽  
旨詔以寧還本司供職時以寧已提兵在長沙而朝廷  
未知也

庚申武功大夫昌州團練使岳飛為通泰鎮撫使兼知

秦州用張浚薦也

岳侯傳云常州太守林茂薦侯於朝  
充通泰鎮撫使按史知常州周祀今

年五月放罷已差下人章綜張銳改除令徐  
天民疾速之任不知所云林茂為誰當考

辛酉武翼郎樞密院准備差遣程寶特遷一官先是遣



寶賈御封香間道往京西諸陵祭告踰年乃還故有是命

壬戌臺諫有請以所論事行否劄下照會者范宗尹曰頃呂頤浩作相凡言官所論或朝廷已有措置或所聞不審劄下某人照會臣在臺時每與趙鼎論及此事以為朝廷但當容納可即行之不可則已不必相與較是非也

按此時黎確為諫長沈與求為臺端而確乃宗尹所薦與求多與宗尹異論疑是與求建言當考

大抵言者有建明若朝廷一一行之則天下不勝多事

因舉李沆之說以奏上以為然

乙丑詔前宰相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李邦彥責授單  
州團練副使李綱並復銀青光祿大夫責授崇信軍節  
度副使吳敏復通議大夫前執政光祿大夫知潼川府  
宇文粹中通奉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王孝迪中  
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王易簡顏岐許翰朝散大夫提  
舉江州太平觀路允迪並復端明殿學士責授單州別  
駕耿南仲復宣奉大夫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王安中

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王襄責授寧國軍節度副使蔡懋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馮澥並復中大夫前侍從朝奉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陸德先朝奉郎孫覲並復徽猷閣待制通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葛勝仲復集英殿修撰責授成州團練副使盧襄復中奉大夫責授單州團練副使趙子崧復朝請大夫前管軍責授海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王元責授秀州團練副使賀州安置左言皆許自便易簡潯陽人嘗為淵聖宮寮恩數視

執政勝仲江陰人事上皇為大司成自綱粹中易簡岐  
翰覲于崧外皆坐專守和議及朋附京黼邦昌苗劉次  
第遠貶至是范宗尹為政悉用赦而復之既而言者奏  
安中懋開邊襄不勤王翰趣戰于崧棄城覲草降表皆  
不當叙乃詔更俟一赦取旨時邦彥南仲已死而朝廷  
未知也 詔統制官李捧張宗顏各貶秩二等仍令捧  
趣往招捕楊勅初朝廷以勅叛命捧宗顏陳思恭三將  
討之比勅破松溪

五月乙丑

而捧始至浦城縣後三日宗顏

亦至皆不出兵勃既去松溪

五月戊辰

二將乃離浦城

六月辛未

賊又掠建州

六月丁丑

捧宗顏乃趨南劍州與賊遇遂歸思

恭不至南劍而還時賊猶未平三人皆言已行殺散侍御史沈與求奏殺散者未獲賊之異名今三將軍並出不能平數千之潰卒何以示敵故有是命

丙寅權知三省樞密院事盧益奏隆祐皇太后已至信州乞權于本州歇泊始議以巡幸荆南道由信上故益請之三省言寧遠軍節度使孟忠厚內侍李珪于太后

處妄有奏陳乃詔令分析

丁卯戶部請歲終以諸路上供錢斛比較最多最少去處申乞賞罰庶使官吏有勤惰之戒從之 武節郎閻

門宣贊舍人知真州王冠為建康府路兵馬副鈐轄本府駐劄 是日金主晟遣西京留守特進檢校太保尚書右僕射大同尹兼山西兵馬都部署上柱國高慶裔金紫崇祿大夫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護軍韓昉冊命 中奉大夫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安撫使節制河南

諸州劉豫為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其冊文畧曰咨爾劉豫素懷濟世之才夙擅直言之譽百里雖智亦奚補于虞亡三仁至高或願從于周仕當姦賊擾攘之際愚氓去就之間舉郡來王奮然獨斷宜即始歸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冊爾為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世修子禮永貢虔誠付爾封疆並同楚舊昉有文學仕遼為知制誥金主因而用之凡大詔令多昉所草也

熊克小歷

云張匯言九月九日立豫而豫傳云五月戊申豫傳所記差詳今從之按金人冊豫文首云天會八年七月辛

丑朔二十七日丁卯蓋金以七月丁卯遣使而豫以九月戊申受冊戊申九月九日也蓋豫傳誤作五月而克遂因之偽冊文不足辱書姑摘其一二以補史闕張匪節要以慶尙階官為輔國大將軍冊文乃右揆今從之偽齊錄冊文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十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聞公於御物不以天位為己私職在牧民迺知王者為公器威罰既以殄罪位號宜乎授能昔有遼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獲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仗黃鉞而拯黔黎舉白旗而整師旅妖氛既掃區宇式寧爰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太祖方務善隣即從來請宣期天方肇亂自啓釁階已下二百一十五字指斥不錄建楚新封守宋舊服庶能為國當期息民不料豎儒難承重任妄為退讓反陷誅鋤已下八十八字指斥不錄重念斯民亂于無主久罹塗炭未獲昭蕪不委仁賢孰能保庇咨爾中奉大夫京東西等路安撫使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知東平



府節制大名開德等府濮博濱棣德滄等州劉夙擅  
直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于亂邦生不遇世百里雖  
智亦奚補于虞亡三仁至高或願從于周仕當姦賊擾  
攘之際愚氓去就之間舉郡來王奮然獨齒逮乎歷試  
厥勲克成委之安撫德化行任之尹牧獄訟理付之總  
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清况有定衰救亂之謀持變  
扶危之策使民無事則橐弓力穡有役則釋耒荷戈罷  
無名之征廢不急之務徵隱逸舉孝廉振紀綱修制度  
省刑罰而去煩酷發倉廩而息蟲螟神人以和上下協  
應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郡同辭一心仰戴宜即始歸  
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遣使留守西京特進檢校太  
尉尚書右僕射大司馬兼山西兵馬都部署上柱國廣  
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二百戶高喬副使金  
紫光祿大夫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護軍南陽縣開國  
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二百戶韓昉備禮以壘紱寶冊命  
爾為皇帝國號大齊都于大名府世修子禮永貢虔誠

付爾封疆並從楚舊更須安集自定攸居爾其上體天心下從人欲忠藩王室信以保邦惟天難諶惟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爾其勉哉勿忽朕命

戊辰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曲端遣其子之傳進士田

震來奏事上召對以震為將任郎

震命官在八月庚寅

已已詔神武前軍統制王瓌以所部屯信州先是右正言吳表臣言饒信衢婺等州未經殘破正當敵騎來路此數州南連福建東接溫台緩急不可不慮故命瓌以本軍守之瓌請合措置事許一而便宜施行詔軍期不

可待報許行訖以聞不得因而騷擾生事

璣便宜之命  
在此月壬午

中大夫知平江府湯東野為江南路都轉運使先是  
東野乞閑慢差遣神武右軍都統制張浚數稱其才上  
謂浚曰東野若欲來行在則不可當令換一外郡又謂  
范宗尹曰趙鼎嘗言東野與李迨康允之皆有才但當  
外任煩劇不可處獻納之地宗尹曰議者謂允之優于  
東野張守曰二人皆能辦事但東野刻剝允之不擾上  
曰既能辦事無不擾之理然卒有是命既而言者奏其

在平江剝削及棄城之罪乃貶東野二秩

上語在是月乙丑東野貶

秩在十月甲戌

右文殿修撰胡松年起復知平江府松年胸

山人也

朝散大夫吳懋知明州

禮部尚書謝克家

秦故翰林學士范祖禹當元祐中終始實在經筵所著

唐鑑已進御又有仁宗訓典及帝學二書深裨治道今

其子前宗正少卿冲見寓衢州乞給劄令冲投進從之

崔增圍太平州不克庚午引去

是月朝請大夫洪擬為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擬光祖

父也

光祖已見三  
年三月癸卯

宣和中嘗為侍御史為王黼所逐至

是復用之

熊克小歷今年十一月載擬諫移蹕事猶以  
擬為起居郎而後省題名以為此月除中書

舍人日歷擬除舍人在八月甲午三書皆不同按紹興  
元年三月己酉給事中陳戩奏狀有云建炎四年起居  
郎洪擬兼權中書舍人止立起居郎班則是擬以左史  
兼西掖也題名脫漏據葉三省今年六月自起居郎罷  
去而劉棐九月除起居郎當是擬以七月除  
左史八月遂遷西掖耳今且附月末俟考

詔迪功

郎王銍權樞密院編修官纂集祖宗兵制其後書成上

覽之稱善命銍改京官賜名樞庭備檢銍衣兄子也

此事

史不書以王明清揮塵錄修入樞密院官屬題名  
銍以今年七月權密編不見罷時今且附此月末  
初

程千秋既入蜀其後軍將王闢復叛去至是陷興山縣  
遂破歸州闢不知地利帥臣直龍圖閣張上行檄本路  
兵馬鈐轄中亮大夫貴州防禦使田祐恭率義兵以木  
弩射之闢敗去祐恭思州人也

此據趙姓之遺史及今年十月夔路安撫司所

奏修入劉長源奏議云富平之役王闢潰兵直破峽州與史不同恐誤

張用據漢陽軍

初用在淮西其軍乏食遂至信陽軍復往德安府用屯  
中軍于三龍河曹成屯于應城縣諸軍散居連接至郢  
州不絕至是用所部魚磨山寨軍亂將佐王林孟振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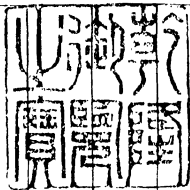
殺其統領官馬某林相州人嘗為敵所擒盛以布囊寘  
船舷上以刀斫其頸棄黃河中復得活謂之王八刀用  
聞之疑諸軍圖已遂棄其軍去願從者一二千人至漢  
陽會沿江措置司右軍統制馬友屯漢陽境上宣教郎  
知軍事范寅亮懼倉庫不能給乃以印授用用遂為知  
軍鄂州路安撫沿江措置副使李允文聞之遣其將張  
定國往招用遂濟其師允文怒曰何不且撫定而遂濟  
度乎定國懼以其兵叛自漢陽界掠強壯而去允文遣

水軍將張崇追之不及允文乃以宣撫處置司便宜之  
命徙寅亮為松江措置司提領官而以友知漢陽軍用

為鄂州路副總管寅亮致虛從子也

用往信陽在五月今從趙姓之遺史

聯書之遺史云漢陽知軍范某而無其名又不書馬友知漢陽事此以今年十二月馮康國奏允文狀增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十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十五金人地名考證

烏登

原書作烏東  
誤今改正

錫庫

原書作習古  
誤今改正

貝勒赫伯

原書作字董昌  
八誤今改正

慶格

原書作慶哥  
誤今改正

--	--	--	--	--	--	--	--